

《诗集传》音释本考

顾永新

随着朱子《诗集传》在《诗经》学领域一统天下的格局的形成,元人对《诗集传》进行再注释、再研究的著作不断涌现。就注音而言,《诗集传》仅对《诗经》的个别经文做了释音(采用反切、直音、标注声调或叶音等形式),未及《集传》本身文字,于是兼释《诗集传》经、传文读音的音释本应运而生。

—

作为准音释本,许谦《诗集传名物钞》出现最早,影响最大,并为后来音释本所取材。许谦(1270—1337),字益之,学者称白云先生,金华人,师从金履祥,二人与何基、王柏合称北山四先生。《诗集传名物钞》八卷,《四库全书总目》称“是书所考名物、音训颇有根据,足以补《集传》之阙遗”,“然书中实多采用陆德明《释文》及孔颖达《正义》,亦未尝株守一家,名之曰钞,盖以此云”^①。不过,《名物钞》毕竟是一部独立的著作,重在训释名物,兼有阐发义理,音释散在其中。对于阅读《诗集传》本文而言,这种体式还需要两相参照,比对爬梳,尤感不便,于是坊间有人把二者合而为一,将音释逐条缀于相应的经、传文之下,为读者阅读提供了便利,这就是独立的音释本。我们推想,这大概是受到经书刊刻过程中出现的经注附《释文》本和注疏合刻附《释文》本的启示和影响。

音释本依托于《诗集传》而产生,所以其版本自然而然地与《诗集传》的版本直接关联。《诗集传》有二十卷本和八卷本两个系统,一般认为二十卷本是原帙,八卷本晚出^②。经文注音,二十卷本采用反切比较普遍,而八卷本则多以直音。如二十卷本“睢鸠”之“睢”释音“七余反”,“窈窕”之“窈”释音“乌了反”;八卷本这两个字的释音分别作“音疽”、“音查”。从二十卷本衍生出来的又有十卷本,如中国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藏元刻十卷本,仍然保持着二十卷本的反切。从现存几种音释本来看,均出自二十卷本系统,而与八卷

①《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中华书局,1965年,第126页。

②朱杰人:《论八卷本〈诗集传〉非朱子原帙兼论〈诗集传〉之版本——与左松超先生商榷》,《中华文史论丛》第5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本无涉。试将三种卷帙的《诗集传》及相关音释著作分卷状况列表如下(表中所记为各卷卷首篇什编次):

二十卷本卷次	《四部丛刊》影宋刻本《诗集传》	国图藏元刻本罗复《诗集传名物钞音释》	北京大學藏明正統刻本《诗集传》(音释)	十卷本卷次	国图藏元刻本《诗集传》	宫内厅书陵部藏元刻本《诗集传音释》	八卷本卷次	《四库全书》本《诗经集传》	《金华丛书》本《诗集传名物钞》
一	国风一周南一之一	国风一周南一之二	国风一周南一之一	一	国风一周南一之一	国风一周南一之一	一	国风一周南一之一	国风一周南一之一
二	邶一之三	邶一之三	邶一之三				二	邶一之三	邶一之三
三	邶一之四	邶一之四	邶一之四	二	邶一之四	邶一之四			
四	王一之六	王一之六	王一之六				三	郑一之七	王一之六
五	齐一之八	齐一之八	齐一之八	三	齐一之八	齐一之八			
六	唐一之十	唐一之十	唐一之十						
七	陈一之十二	陈一之十二	陈一之十二	四	陈一之十二	陈一之十二			
八	豳一之十五	豳一之十五	豳一之十五						
九	小雅二鹿鸣之什二之一	小雅二鹿鸣之什二之一	小雅二鹿鸣之什二之一	五	小雅二鹿鸣之什二之一	小雅二鹿鸣之什二之一	四	小雅二鹿鸣之什二之一	秦一之十一
十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之什二之三				五	彤弓之什二之三	小雅二
十一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父之什二之四	六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父之什二之四			
十二	小旻之什二之五	小旻之什二之五	小旻之什二之五						
十三	北山之什二之六	北山之什二之六	北山之什二之六	七	北山之什二之六	此山之什二之六			
十四	桑扈之什二之七	桑扈之什二之七	桑扈之什二之七						
十五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八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十六	文王之什三之一	文王之什三之一	文王之什三之一				六	文王之什三之一	小旻
十七	生民之什三之二	生民之什三之二	生民之什三之二	九	生民之什三之二	生民之什三之二			
十八	荡之什三之三	荡之什三之三	荡之什三之三				七	荡之什三之三	大雅三
十九	周颂清庙之什四之一	周颂清庙之什四之一	周颂清庙之什四之一	十	周颂清庙之什四之一	周颂清庙之什四之一	八	周颂清庙之什四之一	颂四
二十	鲁颂四之四	鲁颂四之四	鲁颂四之四						

分析上表,可以得出以下信息:1. 十卷本出自二十卷本,依次将每两卷合为一卷,非常有规律性;罗复音释本直接出自二十卷本《诗集传》,而宫内厅藏十卷音释本出自元刻十卷本《诗集传》(但存在着异文,如卷七卷端“北山之什”之“北”误作“此”);2. 从分卷上看,八卷本与二十卷本并无直接的归并关系,二十卷本含《国风》八卷、《小雅》七卷、《大雅》三卷、《颂》两卷;而八卷本含《国风》三卷、小、大《雅》各二卷、《颂》一卷。3. 四库本《诗(经)集传》与许谦《诗集传名物钞》虽然同为八卷本,但分卷并不相同,知许谦书绝非以八卷本为底本。总之,从各本卷帙分合可以看出,元代音释本均出自二十卷本系统(包括十卷本)各本,八卷本在元代并不通行。

我们对元明《诗集传》音释本进行了初步研究,按所附音释内容多寡将其分为简式和繁式两种类型:简式指所附音释仅有反切或直音的注音,包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元至正刻十卷音释本和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所藏宗文精舍至正十二年刻十卷音释本,以及苏州博物馆藏明洪武三年正斋精舍刻十卷音释本、北京大学藏明正统十二年司礼监刻二十卷本《诗集传》附音释;繁式指除了注音之外尚有名物、典制的注释,只有双桂书堂和馀庆书堂刻罗复纂辑二十卷本《诗集传名物钞音释》。无论简式还是繁式,音释的主体内容都出自《诗集传名物钞》。《名物钞》卷首有后至元五年(1339)吴师道序,作于许谦去世两年之后,其书刊行当不早于彼时。所以,简式、繁式音释本的出现更在其后,大体上都在元末至正至明初之际。

二

宫内厅藏本《诗集传音释》十卷^①,四册,宋朱熹集传,元许谦音释。每半叶十三行,经文大字单行,《集传》、音释小字双行(音释缀于《集传》之末,冠以二大字阳文“音释”,出以双边墨围),每行经、传、音释共二十三字。经、传、音释皆有句读。四周双边(21.3×13.5cm),线黑口,双鱼尾,版心记“诗几”,附记叶次。卷十末二叶补写。每册有“昌平坂学问所”、“浅草文库”、“书籍馆印”、“文政乙酉”、“大学校图书之印”、“日本政府图书”诸印记。《经籍访古志》以其“不记梓行年月,考字体,恐是至正刊本”。《图书寮汉籍善本书目》认同此说。《图书寮典籍解题》疑为元版。长泽规矩也先生著录为元刊本^②。阿部隆一先生根据字样、雕法推断,认为似非元刻,大概是明前期刻的麻沙本^③。根据前揭分卷以及下文对其内容的考察,我们判定为至正刊本(十二年以后),不

①《经籍访古志》和《图书寮汉籍善本书目》著录为二十卷,误;《图书寮典籍解题》著录为十卷,是。

②《关东现存宋元版书目第二稿》,《长泽规矩也著作集·宋元版之研究》,汲古书院,1982年,第233页。

③《阿部隆一遗稿集》第一卷《宋元版篇·日本国见在宋元版本志经部》,汲古书院,1993年,第283页。

会晚于明初。

宫内厅本实际上直接出自至正十二年(1352)宗文精舍刊本,这是阿部先生首先注意到的。

足利学校藏本《诗集传音释》十卷,朱子集传,许谦音释,存卷首(《诗图》、《诗传纲领》、《诗序(朱子)辨说》)、卷一,一册。四周双边(19.3×12.4 cm),有界十二行二十三字,注小字双行字数同。细黑口,双鱼尾,版心记诗传几,附记叶次。《诗图》之末、尾题之前有双边木记云:

《书传》旧有邹氏音释,《诗传》独阙,读者不无遗憾^①。本堂今以许益之《诗名物钞》内音义纂释为之,仍间以何伯善音释附焉,俾二书经传俱有音释。仍各纂图于前,以备参考。正句读,明事义,以便读诵。大字刻梓,开卷瞭然,比之众本嘉善。收书君子,幸垂藻鉴。至正壬辰仲秋宗文精舍谨识。

由此可知,此本音释的主体出自许谦《诗集传名物钞》的释音部分,间附何伯善的音释^②。宗文精舍,未见其他刻书记载或传世版本,阿部先生认为是元至明代中叶建安宗文堂或宗文书院^③(刊行过《书集传音释》)的别名。

我们将宫内厅本和宗文精舍本首卷首叶进行了比对,发现了很有趣的现象,宫内厅本比宗文精舍本每半叶增加一行成为十三行,宗文精舍本首行顶格题“诗卷第一(空九格)朱子集传”,次行低一格小题“国风一”,其下连同三、四、五行直接朱子《集传》双行夹注,并低一格,六行低二格题“周南一之二”,其下连同七至十二行直接《集传》双行夹注,并低二格。宫内厅本首行顶格题“诗卷第一”,次行低三格署“朱子集传(空五格)东阳许谦音释”,三行低一格题“国风一”(下双行小字夹注),以下直至十三行,与宗文精舍本全同,包括行款、各行文字起迄,字样亦非常相似,很明显具有承袭关系。从宗文精舍本牌记和两本卷端题款及是否具有句读等情形来判断,宗文精舍本为宫内厅本所从出。两本卷一首叶有一处异文,“国风一”之“周南一之一”宗文精舍本误作“之二”,宫内厅本不误。下文将要论及的罗复《诗集传名物钞音释》也误作

①朝鲜时代英祖三十年有《新刊经书》(含《周易》、《诗》、《论》、《孟》等),其中《诗》二十卷附《诗序》一卷、《诗传音释》一卷,署宋朱熹集传,元邹季友音释。邹季友所作为《书集传音释》,此处《诗传音释》作者署邹季友,疑误。

②阿部隆一先生以为何氏生平无考。我们略作考证如下:何伯善,名淑,乐安人,登至正辛卯(十一年,1351)进士第,授湖广武昌县丞,会湖湘寇乱不果上。洪武辛亥(四年,1371)召为太子宾客,辞不就。六月,特召天下名士九人,淑居首,固以老疾辞。戊辰(二十一年,1388),复遣币徵,先一月卒。何氏以《诗经》名家,杨士奇《螭闾集序》提及其《诗经衍义》,《千顷堂书目》、《经义考》著录其《诗义权舆》,二书皆佚,不能确定是同书异名,抑或各自为书。事见《东里续集》卷一四《螭闾集序》、[康熙]《江西通志》卷八一。所谓“何伯善音释”,当出自其《诗经》学著作。

③书林郑氏是元明建阳的刻书大族,宗文(书)堂刻书历史悠久,前后持续二百多年。参见方彦寿:《建阳刻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34-340页。

“之二”。这恐怕并非偶然,二者分别是早期的简式、繁式音释本,均出自二十卷本系统《诗集传》,或许其所据二十卷本(或十卷本)不同于今传世二十卷本(或十卷本),已误作“之二”欤?文献不足徵,暂付阙如。至于异文产生的原因,只能理解为宫内厅本在翻刻宗文精舍本的过程中修正了其明显错误,反是则难以理解。

除了上述二本,元明之际还出现过其他的简式音释本。大约在至正十四年(1354),刘叔简日新堂曾经刊刻《诗集传》音释本,惜今无传本。国图藏《书集传音释》六卷六册(卷四至六配明复斋刊本),卷首《说书纲领》后牌记云:

两坊旧刊《诗》、《书集传》俱无音释,览者有遗恨焉。本堂今将《书传》附入鄱阳邹氏《音释》;《诗传》附入金华许益之《名物钞音释》。各依名儒善本点校、句读,仍取《纂图》置之卷首,大字刊行,精加校正无差,庶几读者豁然无疑矣,与坊中旧本玉石判然。收书君子幸监。至正甲午孟春日新书堂谨记。

《书序》后又有牌记“至正甲午孟春日新书堂新刊”。可见,至正甲午(十四年)前后日新堂分别刊刻了《书集传》和《诗集传》的音释本。此前二书至少已分别有至正五年明复斋刊本和十二年宗文精舍刊本,而日新堂牌记谓旧刊“俱无音释”,可见这类牌记大多流于广告宣传,往往并不落实,至少不十分确切。

王国维先生所编《大云书库藏书目》下卷著录元刊本《诗集传》十卷图一卷,附许谦音释。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一字。图后有“岁次庚戌仲冬正斋精舍”牌记。罗振常《善本书所见录》卷一经部亦著录其书为元刊本。潘国允、赵坤娉编《蒙元版刻综录》径以为“庚戌”是元至大三年(1310)。我们认为,此本绝非元刊。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诗集传》音释本出自许谦《名物钞》;如前所述,《名物钞》刊行不早于后至元五年(1339)。所以,至大中出现《诗集传》音释本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另外,前揭宗文精舍本和日新堂本牌记尽管不可尽信,但综合起来考察,至少可以推断至正以前并无《诗集传音释》的刻本流传。所以,这个“庚戌”应该是六十年后的洪武三年(1370)。元代的很多书坊直至明初还在刻书,所以,此本为正斋精舍洪武中所刻是完全有可能的。《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收录苏州博物馆藏元刻本《诗集传(音释)》^①(编号02558),十二行二十一字,小字双行同,细黑口,双鱼尾,四周双边(20.4×13.2cm)。汪士钟旧藏(有“汪印士钟”、“闾源真赏”等印记),存八卷(卷二至四、六至十)。据版式、行款推测,当即正斋精舍刻本。因卷首《诗图》一卷缺,牌记缺失,故无从明确著录版本。此本经、传文均有句读,与宫内厅本同,而宗文精舍本无,知其与宫内厅本更加接近。我们将此本书影与宫内厅本比勘,经文、《集传》、音释大体相同,只发现了一处异文——《清庙·集传》

^①该书书影又收入《苏州博物馆藏古籍善本》,第十九种《诗集传》亦著录为元刊本,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64-65页。

“而又骏奔走其在庙之主”，此本“奔”下脱“走”字。核之宋本《诗集传》，果然有“走”字，据此也可说明此本晚出，当非至大刊本。

与正斋精舍十卷本近似的还有另外一个十行本。缪荃孙《艺风藏书续记》卷一著录《诗传音释》十卷、《诗序》一卷、《诗图》一卷，许谦撰。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高七寸九分，广五寸八分。单边，黑口，字大悦目。前后均缺一叶。缪氏未见其他带有音释的《诗集传》刻本，故曰：“是书专为朱子《集传》作音释，《诗传纲领》、《诗图》、《诗序》附焉。罕见著录，只《持志堂书目》有之^①。注：元刊本大约只此一刻。”又有明刊十行本，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著录《诗集传音释》十卷，“朱子集传，许谦音释，十行二十二字，黑口，双阑，大版心。首朱熹序，次《诗图》，次《诗传纲领》，次《诗序》。凡经文顶格，传低一格，音释双行附各章节下，加‘音释’二字，以墨围别之”。重庆图书馆藏明洪武蜀府黎让校正刻本《诗集传》十卷、《诗传纲领》一卷、《诗图》一卷、《诗序》一卷，朱子集传，许谦音释。十行二十二字，小字双行同，细黑口，左右双边。从版式特征看，傅增湘著录本或即蜀府刻本。缪氏著录本与蜀府刻本行款相同，版式大体相同，只是前者为单边、后者为双边少异。不难看出，后者当据前者覆刻。缪氏著录本不知是否存于天壤间，故暂付阙如。

简式音释除了上述各十卷本之外，还有正统十二年司礼监刊二十卷本。卷首《诗传序》，次《诗传纲领》，次《诗图》（包含《思无邪图》、《四始图》、《正变风雅之图》、《诗有六义之图》等约二十图），次《诗序朱氏辨说》。八行十四字，小字双行十七字，四周双边，黑口，双鱼尾，版心记“诗传卷几”，附记叶次。卷一卷端题诗卷之一，次行低七格署朱熹集传，三行低一格题国风一。经文平书，次章以下每一章首冠以○，《集传》低一格，音释冠以“音释”二字出以墨围，附于《集传》之末。经文、《集传》及音释均有句读，与宫内厅本同。傅增湘以为即刘若愚《酌中志》内板书数所记之“《诗传》六本，六百三十五叶”之本^②。

三

大体与宗文精舍刊本同时，繁式音释本也在传刻，即罗复纂辑的二十卷本。瞿氏铁琴铜剑楼和张氏爱日精庐都藏有至正辛卯（十一年，1351）双桂书

①《持志堂书目》疑误，当为《持静斋书目》。其书“元本经部”著录元许谦《毛诗音释》十卷，又《诗图》一卷、《诗序》一卷，元刊，周春旧藏。当即缪氏著录本。又，缪氏云“罕见著录”亦非是，如钱氏《也是园藏书目·经部·诗类》即著录许谦《音释朱子诗集传》十卷、图、序二卷，并非只有丁氏持静斋一家。

②《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卷二《诗集传》二十卷解题，中华书局，2009年，第58页。傅氏所引见于《酌中志》卷一八《内板经书纪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58页。

③参见《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卷三《诗集传音释》二十卷解题和《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三元至正刊本《诗集传音释》二十卷解题。

堂刊本《诗集传名物钞音释》^③。卷首有朱子《诗集传序》、《诗传图》、《诗传纲领》、《诗序辨说》。署“东阳许谦名物钞音释,后学庐陵罗复纂辑”。《凡例》后有牌记云“至正辛卯孟夏双桂书堂重刊”。十二行二十一字,小字双行同,黑口,四周双边。其书全载朱子《集传》,双行夹注,音释次于《集传》之末,墨围“音释”二字以别之^①。前后无序跋,惟卷首《诗朱子集传·凡例》有云:

一、……庐陵罗君中行,博学而善记,虑学者稽考之难,乃以金华许益之先生《名物钞》,会众经及诸传籍,参互考订,以为音释,录于经传之左,以远其传。虽与朱子所注间有异同,而不乖于大义。学者开卷之顷,不待考之他书,一览可尽其旨趣矣。

一、……若《名物钞》者,博而取之于经史,凡天文、地理、昆虫、草木,著见之实,变化之迹,皆囊括而无遗,非洞达弘识者其能然乎?观《诗》勿以为训诂之末而忽之可也。

一、……若《诗》三百余篇,备比、兴、赋之体,其间名物、制度居其半焉。旧无释音,往往费检阅之功,稽考之劳,今因《名物钞》而睹夫纂言记事之要,则《诗》之义无馀蕴矣。

所谓“中行”当即罗复字,《千顷堂书目》卷十七著录其《仁玉堂唱和稿》,原注:“吉水人,明初文馆学士。”知其为元末明初人^②。许谦《诗集传名物钞》重点是对《诗经》中的众多名物进行考订、训释,兼有音释。罗复将许书中的音释加以纂辑,兼采他说,置于每篇或每章章句之后,“所列《音释》并不限于释音,凡是补充或订正音读、解释词义章指、甄录各家学说、勘正文字讹误等等,概皆列入音释之内”^③,其中以释音为主,训解名物为辅。

瞿氏以许谦《名物钞》核之,知其“盖以《名物钞》为主,更采他说以附益之,与《凡例》所云正合。然此但摘录许书音释,而其考订名物则不具载,且音释亦间有不录者……殆亦不尽从其说欤”^④。所以,胡玉缙先生说:“朱彝尊《经义考》云‘合白云许氏《名物钞》而音释之’,似但据《凡例》,未细阅本书也。”胡先生还做过考证,“凡反切不改直音,亦不改与某同,注无删削,皆与宋刊《诗集传》二十卷本同,与今通行八卷本异”^⑤。也就是说,罗复本直接出自宋刊二十卷本,所以经文释音并无变异,《集传》文字亦无删削,与清代以降通行

①阿部隆一先生指出,双桂书堂所刊罗复纂辑本,先以双行夹注全载《集传》,次以“音释”二字墨围标记附载音释,这种体式与宫内厅本相同(《日本国见在宋元版本志经部》,第283页)。据我们研究,无论简式还是繁式音释本都采用这种体式,并无例外。

②明代又有名罗复者,南昌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康熙《江西通志》卷五四),嘉靖中官山东按察司副使(道光《济南府志》卷二六秩官四)。

③洪湛侯:《诗经学史》,中华书局,2002年,第418页。

④《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卷三元刊本《诗集传音释》二十卷解题。

⑤《续四库提要三种·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续编》卷一至正本《诗集传音释》二十卷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6页。

的八卷本迥异。

傅增湘己未岁(1919)在北平琉璃厂文友堂又看到了至正甲午(十四年,1354)徐庆书堂刊本。傅氏解题云:

《诗集传名物钞音释纂辑》二十卷,元罗复,至正十四年徐庆书堂刊本。十二行二十一字,黑口,四周双边。次行题东阳许谦名物钞音释,三行题庐陵罗复纂辑。首朱子序,次集传凡例,次纲领,次诗序,次图。《凡例》后有牌子:至正甲午孟春徐庆书堂新刊。^①

这应该是另外一个坊刻本,今不知所在。这个本子与双桂书堂本版式、行款完全相同,或据双桂书堂本覆刻;也就是说,在短短三年间,徐庆书堂又照原样重刻是书。当然,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双桂书堂把版片转让给了徐庆书堂,由后者剝改牌记重新刷印而成。不过,双桂书堂是建安余氏的著名书坊,直至明弘治、嘉靖中还在刻书。而且,就在同一年的同一时候,双桂书堂还刊行了《书集传音释》,吉林省图书馆藏本《书集传》六卷、首一卷、末一卷(列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编号226),其书首为牌记,内容为“至正辛卯孟夏双桂书堂重刊”,与《诗集传名物钞音释》的完全一样,可见《诗》、《书》音释本配套,相辅而行。徐庆书堂是建安陈氏的书坊,至正中还刻过《礼部韵略》,刻书也延续到明成化中。所以,我们认为,版片转让的可能性并不大。

从后代的著录和传刻情况来看,罗复纂辑本流传更广。《授经图》卷十二著录罗复《诗集传音释》二十卷。《千顷堂书目》未见著录。咸丰七年(1857),蒋氏衍芬草堂据影元钞本覆刊《诗集传音释》二十卷,首一卷,冠《诗图》、《诗传纲领》;末一卷,附《诗序辨说》,及蒋光煦所撰《校刻诗集传音释札记》。十二行二十一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牌记题“咸丰五年海昌蒋氏衍芬草堂校梓七年九月毕工印行”。是本“即以至正本为主,而据正统本及胡一桂《诗传纂疏》、朱公迁《诗传疏义》、许谦《诗名物钞》、史荣《风雅遗音》为作校记。……校记亦不苟,复经钱泰吉、邵懿辰、伊乐尧、许丙鸿、管庭芬、朱元昊、陈锡麒诸人参正”^②。清人对其书颇有好评。同治四年七月初三(8月23日),张文虎评论蒋氏刊本曰:

从莫子偲(友芝)借得海宁蒋氏所刊元罗中行《诗集传音释》二十卷,盖合朱子《集传》、许谦音释而成编,音释释朱《传》中字音、字义,取以附骥耳。末附《诗序辨说》及《校勘记》一卷。罗本传留颇少,此蒋得旧影钞本而刊之。坊间《集传》本多踳误,颇足资校订。^③

光绪十五年(1889)江南书局又有覆刊本,牌记题“光绪己丑年十月户部公刊

①《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中华书局,2009年,第32页。

②《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诗类》著录咸丰刊本《诗集传音释》二十卷札记一卷,中华书局,1993年,第317页。

③陈大康整理:《张文虎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55页。

于江南书局”。

四

那么,简式和繁式音释本的内容区别究竟有多大呢?又分别与许谦《名物钞》有着怎样的关联?二者相互之间的关系又如何?我们分别将宋刻二十卷本和元刻十卷本《诗集传》与简式、繁式音释本进行了比对,以期解决这些问题,试列表如下:

《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宋刻本《诗集传》二十卷	国图藏元刻本《诗集传》十卷	《金华丛书》八卷本许谦《诗集传名物钞》	宫内厅藏十卷本《诗集传音释》	元刻二十卷本罗复《诗集传名物钞音释》	明正統刻二十卷本《诗集传(音释)》
卷一卷端大字“国风一”下双行夹注:“国者,诸侯所封之域;而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以时存肄,备观省而垂监戒耳,合之凡十五国云。”	同侯作侯肄作肄	不录《集传》文	同元刻十卷本	同宋刻二十卷本侯作侯	同宋刻二十卷本侯作侯
大字“周南一之一”下双行夹注:“周,国名;南,南方诸侯之国也。……江沱、汝汉之間,莫不从化。……斯言得之矣。”	同侯作侯閒作閒	不录《集传》文	同元刻十卷本	同元刻十卷本之一作之二	同元刻十卷本
经文个别字下夹注反切或直音,《集传》无音释。	同	“国风一”传:肄,羊至反。“周南一之一”传:雍,於用反。辟,蒲亦反。召,实照反。奭音适。采,仓代、此宰二反。镐,胡老反。鄩,古满反。鄩,侯古反。	“周南一之一”音释:雍,於用反。辟,蒲亦反。召,实照反。奭音适。采,仓代、此宰二反。颜师古云: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沱,徒河反。镐,胡老反。筥,古满反。鄩,侯古反。	“周南一之二”音释:雍,於用反。亶,多旱反。辟,蒲亦反。召,实照反。奭音适。采,仓代、此宰二反。颜师古云: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沱,徒河反。镐,胡老反。筥,古蒲反。弦絃同。鄩,侯古反。	“周南一之一”音释:雍,於用反。辟,蒲亦反。召,实照反。奭音适。采,仓代反,又此宰反。镐,胡老反。筥,古满反。鄩,侯古反。

《关雎》首章“关关雎(七余反)鸠,在河之洲。窈(乌了反)窕(徒了反)淑女,君子好逑(音求)”《集传》:“兴也。关关,雌雄相应之和声也。……窈窕,幽閒之意。……《毛传》云摯字与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汉康衡曰……可谓善说《诗》矣。”	同 閒 作 间 《毛 传》云 误作之	不录经传文许氏评论有“匡衡之言”云云。	同元刻十 卷本	同宋本《诗集 传》閒作间汉 康衡曰康作 匡(缺末笔)	同 宋 本 《诗集传》 汉康衡曰康 作匡
无音释	同	释第一章《集传》:《语录》:王雎,见人说淮上有之,状如此间之鸠,差小而长,雌雄常不相失,亦不曾相近,立处须隔丈来地,所谓摯而有别也。……○鷖,乌兮反。《疏》:鷖似鸭而小,长尾,背有文。又曰:青色卑脚短喙,水鸟之谨愿者。鷖,鷖也。○别,必列反。乘,食证反。閒音闲。《疏》:幽閒,幽深而闲静。○太姒,有莘国之女。《地理考异》:故莘城在汴州陈留县东北三十五里古莘国。○处,昌与反。……《白虎通》:三纲,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纲小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	音释:鷖,乌兮反。别,必列反。乘,食证反。閒音闲,太姒,有莘国之女。《地理考异》:故莘城在汴州陈留县东北三十五里。处,昌吕反。	音释:鷖,音医。别,必列反。乘,去声。《语录》:王雎,淮上有之,雌雄常不相失,亦不曾相近,立处须隔丈来地,所谓摯而有别也。乘居,是四箇同居。閒音闲,疏:幽閒,幽深而闲静。处,並上声。太姒,有莘国之女。《地理考异》:故莘城在汴州陈留县东北三十五里古莘国。放,上声。匡衡,字稚圭,汉宣帝朝射策甲科,文帝朝迁博士给事中,建初三年拜相。纲纪,《白虎通》:“三纲,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纲,张也;纪,理也。大纲小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	音释:别,必列反。乘,食证反。閒音闲,太姒,有莘国之女。《地理考异》:故莘城在汴州陈留县东北三十五里。处,昌与反。

次章无音释	同	李氏樗远仲《讲义》：苳，黄花叶，似蓴。《毛氏传》：苳菜，以事宗庙。疏：《周礼》四豆之实无苳。陆玕《疏》：鬻其白茎以苦酒浸之，脆美可案酒。鬻即煮。	无音释	《毛传》：苳菜，以事宗庙。疏：苳。李迂仲曰：黄花叶，似蓴。《周礼》四豆之实无苳。陆玕《疏》：鬻其白茎，以苦酒浸之，脆美可案酒。鬻即煮。治，去声，下同。	
三章无音释	同	亨，普庚反。《诗记》：苳则以熟而荐之也。苳以姜桂。严粲坦叔《诗缉》：苳之谓为羹。《内则》：苳，羹。注云：菜。	亨，普庚反。	苳，《诗记》以熟而荐之也。苳以姜桂。严氏曰：苳之谓为羹。《内则》：苳，羹。注云：菜。	亨，普庚反。
关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同	题下匡衡言“品物遂而天命全”，是兼人物而言，谓此效皆原于昏姻之正也。下“理万物之宜”，上应此句。	无音释	《语录》：只取篇首二字以名篇。后皆仿此。妃，音配。许氏曰：“品物遂而天命全”，是兼人物而言，谓此效皆原於昏姻之正也。下“理万物之宜”，上应此句。	无音释

由上表不难看出，宫内厅本音释和罗复本音释均出自许谦《名物钞》，但彼此并无承继或因袭关系，应是各自独立完成的音释本。其中，罗复本以二十卷本《诗集传》为底本^①（也有讹误或不同，如周南一之一，之一误作之二；康衡径作匡衡，或根据《名物钞》“匡衡之言”云云径改，或受到《诗传旁通》卷一“汉康

^①我们认为，罗复本似直接以宋刻二十卷本为底本。台湾中央图书馆藏元刻二十卷本《诗集传》肆作隸、閒作间，均与宋本、罗复本异；“之一”不误，与宋本同，与罗复本异。可见，罗复本并非出自元刻二十卷本。

衡”条“宋讳匡字故曰康”的影响^①），音释以许谦《名物钞》为主，基本上悉数摘录（如鹭用直音，乘、处只标声调，皆不出反切，与《名物钞》不同；间有误字，如筮，古满反，满作蒲），又旁采其他书的注音或释义（如“乘居，是四箇同居”、“《语录》^②：只取篇首二字以名篇。后皆仿此”，又见于《诗传通释》；“寘，多旱反”和“采”字释义引颜师古注当出自《广韵》、《集韵》、《礼部韵略》等民间通行的韵书，后者又见于《诗传旁通·召南》；他如匡衡小传等均非《名物钞》所有），许书音释亦间有不录者（如肆，羊至反），至于考订名物、制度则不具载，仅一小部分得以保留（如引《语录》注释王雱、引《白虎通义》注释纲纪、引《毛传》等注释苕菜、引《吕氏家塾读诗记》所引董氏曰注释芼）。不过，引文并非出自原书，而是从《名物钞》转引，如所引《语录》见于《朱子语类》卷八十一《诗二·周南·关雎》，《白虎通义》见于卷下《三纲六纪》，引文均与原文有出入，而与《名物钞》所引全同。宫内厅本以十卷本《诗集传》为底本（这从两处异文可知，元刻十卷本“《毛传》云”云作之，“以时存肆”肆作隸，宫内厅本同，而二十卷宋本、罗复本则不同，这非常具有特异性），不取《名物钞》名物考订的内容，专取其音释，但间有遗漏，所引用者基本上忠实许书，但也有变动，或许还有其他来源，如宗文精舍本所谓“何伯善音释”。《名物钞》“处，昌与反”，而宫内厅本作“昌吕反”。如果追溯起来，“昌吕反”似乎渊源更早，见于《经典释文》，《诗集传·终风》经文释音采用之。“昌与反”使用则较少，《一切经音义》有之。正统本的底本情况则较为复杂，经、传文基本上都与宋刻二十卷本《诗集传》同（仅康衡作匡衡为异），但与罗复本（如閒不作间）和宫内厅本（“《毛传》云”云不作之；“以时存肆”肆不作隸）不同，所选取音释与罗复本绝然不同，而与宫内厅本基本相同（《关雎》首章音释脱“鹭，乌兮反”），但“处”字反切不作“昌吕反”为异，仍作“昌与反”，与《名物钞》同。根据以上书证，我们认为正统本应该是一个以二十卷本《诗集传》为底本，广泛参照《名物钞》及简式音释本，有所取舍，重构而成的音释本。

①因为元至正中通行的元刻二十卷本和十卷本似乎都作“康”，八行本始改为“匡”，所以我们不认为罗复本有版本依据。泰定四年（1327）刘氏翠岩精舍刊本《诗集传附录纂疏》作“康”，至正初成书的梁益《诗传旁通》出文亦作“康”。其后成书的罗复纂释本以及刘瑾《诗传通释》和朱公迁《诗经疏义会通》已作“匡”。所以，我们认为存在着这种可能性。

②所谓《语录》，按罗氏书体例，指《朱子语类》。但此处引文实际上并不出自《语类》。康熙五十三年武英殿刻本《朱子全书》卷十《论语一·学而第一》曰：“学而，说此篇名也，取篇首两字为别，初无意义。”只是说明《论语》名篇的方式，未及《诗经》。而《诗传通释》卷一《关雎》篇末章句题解曰：“只取篇首二字以名篇，后皆放此。”（至正十二年刘叔简日新书堂初刻本）并无《语录》二字。

五

为了适应一般读书人阅读以及学校教育、士子科考的需求,诸经的音释类著作在元明之际颇为通行,所以书坊也变换着花样不断地推陈出新。除了上述简、繁式音释诸本,元代还出现了一个音考本,署余谦撰。《藏园群书经眼录》见于著录,解题曰:

《诗集传音考》二十卷,余谦撰,元刊本,十一行二十一字,注双行同。黑口,四周双阑。首《诗传纲领》,次《诗序》,次本书。首行题诗卷一,次行低三格题朱子集传,下空一格题金陵余谦音考篇。……按:此书《经义考》不录,余谦亦未审为何时人,疑当在元代也。^①

傅氏解题下原注:“文友堂见,癸酉八月十日。”知此书1933年尚存藏于北平文友堂,今归上海图书馆插架,存十二卷(一、二、五至七、十四至二十),六册。书中所谓音考多出自陈埴(器之),与前揭简式、繁式音释本绝不相同,应该是由余谦独立编辑完成的。陈器之从朱子游,其《木钟集》卷六论《诗》,不过是《诗》之六义、四始、《诗序》等,不及音释,或另有其书,已佚。陈氏释音多见于辅广《诗童子问》卷末所附《协韵考异》,陈器之与辅广大体同时,同为朱子门人,余谦较之晚近百年,故颇疑余谦由辅广书转录陈氏说。

傅增湘称余谦无考,我们发现元末有江浙儒学提举余谦,不知是否即其人。后至元五年(1339)西湖书院重刻《文献通考》,起因就是江浙儒学提举余谦访得原稿,此书清人书目多有著录。又,蒋光煦《东湖丛记》卷五著录元统三年(1335)刊本《古今韵会举要》曾经余谦校正,并有跋,知其时余谦提举江浙儒学。《皕宋楼藏书志》卷十七著录元刊本《书学正韵》,卷末有(元统)“二年八月江浙等处儒学提举余谦补刊”一行。《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三著录元刊本《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三卷,前有翰林余谦序。可见,余谦在元代很有名气,并且参与多部书的校正、刊行。据明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七,谦字峻山,池阳人,官至江浙儒学提举,善古隶。这与他刊行韵书、书学著作当不无关系。据说他至正中官江浙儒学提举之时,还曾修葺林逋墓^②。池阳,古县名,秦置泾阳县,汉改池阳县,今陕西泾阳县;而作为古郡名,唐置,治所在今安徽贵池。宋元人所谓池阳多指贵池,余谦当即贵池人。《音考》作者里籍为金陵,或有籍贯、里籍之别。我们推想,余谦名重一时,且致力于刊行书籍,故坊间依托其名、谬称里籍也是有的。

需要说明的是,元代《诗经》学领域,朱子《诗集传》一统天下,注释、增补、疏证、附录之类的著作甚多,除了前揭专门的音释类著作,其他相关的著作

^①《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经部一诗类是书解题,第32页。

^②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〇九“人品·妻梅子鹤”条。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二作至元间,误。

中也存在着释音的情况,著名的如梁益《诗传旁通》、刘瑾《诗传通释》和朱公迁《诗经疏义会通》。《诗传旁通》卷首有至正四年太平路总管府推官致仕玄隐居士滨州翟思忠序,其书当成于是岁之前。不录《集传》全文,分条目出文,间有涉及《集传》文字的释音,如鄂音户、乘去声、承音证等,其中“乘去声”见于罗复本,不见于宫内厅本(因袭许谦《名物钞》采用反切)。《诗传通释》则全录经、传文,《集传》文字下双行小字夹注释音,如雍去声、辟音闾、箎管同、弦絃同、治平声、鄂音户、鹭音医、乘去声、放音傲,其中弦絃同、鹭音医、乘去声见于罗复本(不见于宫内厅本),而其他各条释音罗复本仍采用《名物钞》反切。这说明宫内厅本取材单一,大体局限于《名物钞》;而罗复本取材较广,并不限于《名物钞》。罗复本并非直接取材于《诗传通释》(如罗复本“治去声”,而《通释》作“治平声”),二者或有共同的资料来源;《诗传通释》至正十二年由日新堂初刻,罗复本初刻于至正十一年,由刊刻时间大体上也可作如是推论。

嘉靖二年(1523)刘刻安正堂刻本《诗经疏义会通》署“后学番易朱公迁克升疏义、野谷门人王逢原夫辑录、松坞门人何英积中增释、书林安正堂刘氏重刊”,卷首至正丁亥(七年,1347)朱公迁自序,次何英跋,知朱公迁为婺州学正期间纂成此书,永乐丁酉(十五年,1417)王逢(乐平人,是同为乐平人的野谷先生洪初之门人,洪初又是朱公迁之高弟)于叶氏广勤堂参校增辑,稿成未及付梓。正统庚申(五年,1440)书林叶景葵促付梓,何英乃重加增定,由叶氏刊行。其后,又分别有正德四年(1509)书林余氏克勤书堂和嘉靖二年安正堂重刻本。也就是说,其书虽成于至正前期,但入明之后递经王逢、何英增辑,始付之剞劂^①。今本全录经、传文,《集传》释音多出自《诗传通释》和罗复本,间有与《诗传旁通》释音相同者。从其书体例来看,个别释音明确标识为王逢“辑录”,而且“辑录”多引“安成刘氏曰”(刘瑾)云云,所以我们认为,传文释音并非朱公迁所作,当为王逢所辑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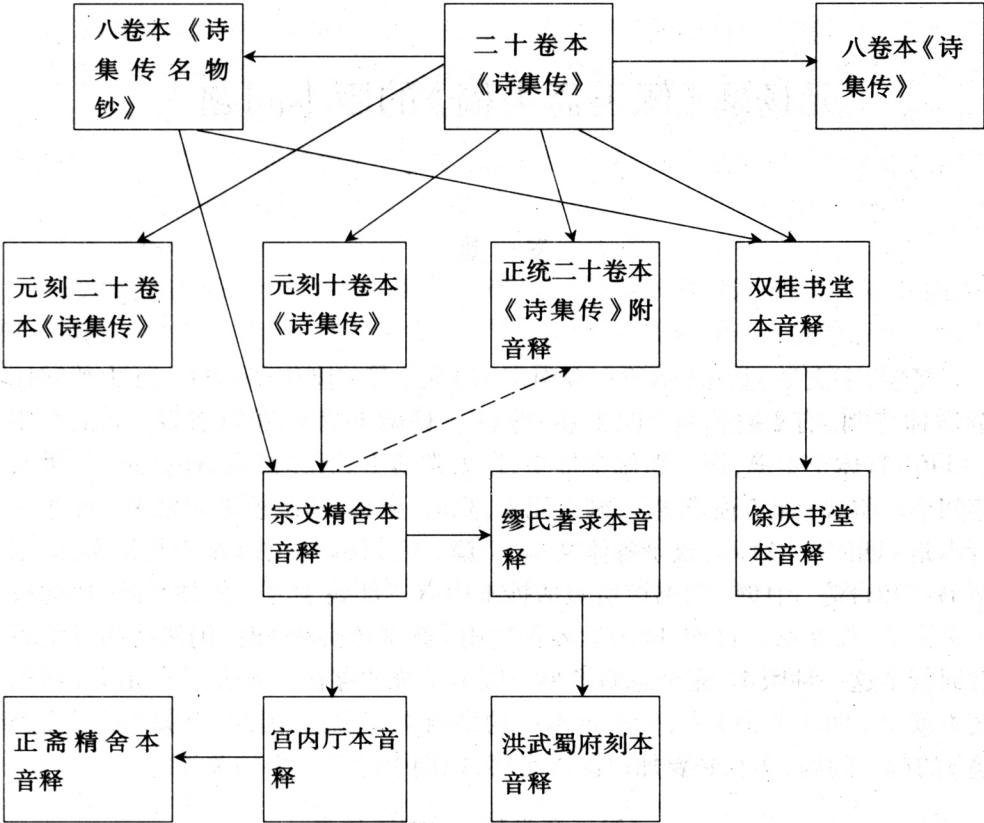
当然,元代可能还有其他的专为《诗集传》文字释音或释义的著作,如刘庄孙(大德六年卒)《诗传音旨补》二十卷^②,《经义考》卷一一一著录其书,称已佚。汪克宽(1304—1372)《诗集传音义会通》三十卷^③,《国史经籍志》、《授经图》、《千顷堂书目》等著录,未及刊刻,已佚。危素序、宋濂序见于《经义考》卷一二逐录。

①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96页。

②(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八《刘隐君墓志铭》,《四库全书》本。

③(清)王士禛:《带经堂集》卷七二《跋经礼补逸》,康熙五十年七略书堂刻本。

附图：



《诗集传》音释本版本源流示意图

说明：元明之际《诗集传》音释本数量较多，系统复杂，见于著录或传世的个别版本仅为其中的片段或局部，不足以代表当时刊行的实际状况。示意图只是根据现存版本实物及相关著录得出的，并不具有普遍性。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